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十三

初學集卷四十七 上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行狀一

特進光錄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

公行狀

曾祖懷曾祖母李氏

祖達祖母蕭氏

父麒母張氏三代皆歷贈特進光錄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

北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城北西莊里孫公年七十六狀

公諱承宗字稚繩其先河南之湯陰人永樂中有諱遇者徙居高陽城北二里
之西莊子孫因家焉遇生懷懷生達達生麒麒生四子叔子諱敬宗繇舉人仕

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而公其季也家世豐產孝弟力田好行其德公之父太
公倅儻闊達耽詩酒歲大祲族里皆仰給以生傾家以應徭役產益落其任俠
好施自如也公生二歲凜然如成人鄰媼予之餅必懷歸以遺母母食然後敢
食母使之旋顧視諸甥成童者曰孺子在旁不便也母笑而異之年十餘歲徒
步從職方公讀書學宮往來西莊遇風雪職方公欲負之公不肯兄弟相視含
涕而笑遂從職方公授五經諸史穿穴今古蔚爲碩儒年三十二應選貢試奉
天門對禦倭策萬言文不加點是日西華門災紅雲覆五鳳樓公賦詩記之曰
黃扉進御平夷策應許書生抱六奇其自負已不徒矣是歲舉於鄉又十年舉
進士公長而鐵面劍眉須髯如戟聲如鼓鐘殷動牆壁方嚴鯁亮沈塞果毅不
苟訾笑不妄取予雖爲儒生歸然如巨人長德人望而畏之矣嘗授經易水雲
中杖劍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閒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
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繫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

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大同兵噪圍撫院鼓聲如雷闔署莫知所爲公教令史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譁者斬兵士從門闔中窺之薨然而散巡撫房守士執公手而嘆曰非吾所及也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唱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日講如故公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游讌厚自貴重泊如也顧不屑爲低眉拱手優閒養望館閣間有大議矯尾厲角奮袞而譚往往自公一言而決內閣以中堂相臨兼有師資之誼其賢者爭相引重退而一無所附麗其不賢者深自闕匿不欲一過其門及其罷免死亡未嘗不鄭重慰藉也神宗末東宮有梃擊之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以諮公公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梃擊之獄定已而爲人序諫草暨南聞

發策頗著其語主風癲者銜之丁巳內計議左公於外掌院劉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天下萬世也力持之乃止熹廟初御講筵內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恐上勤弗能省也公告同官曰主上幼冲在我輩六七措大開導聖聰講章須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講官聽中堂爲芟改中堂又視中人爲忌諱則講筵爲無人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講官李光元亦以內閣不宜芟改講章上書爭之於是講章乃得勿改公當進講容止莊靜敷陳剴切忠誠惻怛著見眉宇上聽之輒灑然動色易容詢近侍長鬚者何官曰庶子孫某上曰我偏懂他講每進直講姓名輒喜曰我又懂他上朝罷喜謂近侍我尊重如此移宮之議司禮王安主之公恐上幼而驕宮闈之中或導之以薄也進講克明俊德章既畢乃疏解以親九族高曾祖父子孫曾玄之詳因反覆開諭言帝堯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決不敢自恃說自家是天子極尊重了便輕疎一家骨肉所以要親愛九族處置

得所我皇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宗室親藩皆九族之支屬須要同其好惡共
其富貴凡先遺眷屬仁至義盡無使驕恣無俾恫怨以傷親睦上端凝拱聽退
而喜曰我今日纔知九族昨日如何不做在講章裏安曰講官於講章外臨時
發明耳然而安殊不懌也進講次上嗽以紙拭涕唾公東向拱立不進上目之
東班官亦目趣公公拱立如故俟上拭罷整衣迺前講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於
出入起居四字點分爲讀抑揚其音節以聳上聽備述堯舜欽明兢業及我二
祖敬天家法上肅然起敬退謂孫講官知禮再講值上嗽公釋籤以待上益莊
不復拭唾矣凡講官讀書近侍皆先期進讀字韻有互異者上高聲讀某字爲
某講官從之不敢是正也公侍上讀書至三百六旬有六日讀六爲溜上高聲
讀溜者三公亦高聲讀祿者三上改而從公退而知溜音之譌也戒近侍曰畢
竟拗講官不過以後休錯被講官笑公謂安及高時明日民間家塾講習朝夕
聚首促膝羣萃笑語相習而熟今上御講筵恭嘿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踖而退

何繇熟也常朝奏事例有口答今借此儀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再問講官又細解借此套數起發問難俾上漸通曉機務講帝鑑圖說指圖畫像如民間詞話演義之比俾聖心與臣下日親日熟入而後說之此啓沃之要也時明曰非復午講不可安曰甚善當請修九五齋時明曰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安時明皆先帝東朝伴讀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幾逆奄魏忠賢用事殺安罷時明公亦輟講帷以去而講筵遂爲故事矣公每嘆息謂君德成就責經筵亦須內閣與司禮有人不能獨責講官而天啓中之經筵獨視內臣之賢否以爲隆污則良可愧也萬曆四十二年建州酋奴兒哈赤叛襲撫順清河大兵分四路進討我師敗沒已而開原鐵嶺並陷擒西虜宰賽滅北關要結燐兎炒花諸部魯服朝鮮其勢益張朝議倚遼撫熊廷弼謂足以辦奴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迺能洞悉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爲遼事所圍敵見我而我不能見敵惴惴

懼敵之入我室發我屋曾暇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挑三道河虎皮驛破不能救
枝斫膚剝而曰護其本根樹其能久乎詞垣爭扼腕論兵有事招練公守官自
如顧舉朝皆視歸乎公廷弼去奴陷我瀋陽遂陷遼陽經略袁應泰自焚死乃
卽家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爲巡撫化貞自詭能結西虜用六萬兵
破奴而廷弼主固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上勅廷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命
使講解奴兵已駸駸度三岔矣崔景榮爲兵部尙書老臣遲頓數爲言官所詢
訾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公代舉朝和之疏以累百計朝罷九卿臺省要公
於會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吾輩爲社稷拜公公固辭不可遂
推公爲兵部添設侍郎以主東事上不欲公離講筵疏再上不許天啓二年正
月奴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閻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鳴諱焚棄右屯以
西四百里遂與監軍道臣高出張應吾邢慎言躡化貞後相將入關出至是已
再逃矣出之初逃也上書於朝請盡捐河西地以予西虜我退守山海關可以

自保其再逃也益播其書於長安幾惑衆以逃死懦夫逃臣競相祖述且謂當
并棄河東畫關而守中外聞斯言也益懼大臣雖未敢明主其說而亦不能斷
以爲非也蓋關門退守之議昉於此矣於是請用公者益亟以謂不可朝夕待
上亦急東事不復能留公於講筵乃拜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二月十八
日入直辦事凡九日卽命以閣臣覽掌部務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郎承旨公
入部即上奏曰臣家非業武口不談兵不知諸臣何以謬相推許致皇上誤信
授以兵樞臣再四省循或者諸臣見臣頗負慷慨之氣不投時好不畏時嫌以
臣蠶質信臣直腸臣惟今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
才兼幾分癡騃之性決不肯妄承於身所謂癡騃者習聞忠君愛國之說不徇
人情不聽私屬投之賄必告於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慙慙懇懇期於集思不
以護黨期於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
從旁之蝮口臣今仰告皇上今天下敝極矣若不極力修明祖宗法度以大布

皇上德澤人心必不能固結士氣必不能奮揚臣下所爲致身以奉明法者徒
以供妬忌之口皇上虛明以察事理詳密以燭人情飭厲文武諸臣勿角口語
勿事虛文以公忠憂國之心勵精敏有爲之氣事關軍國大務羣策羣力一德
一心同議幹理同議節縮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所不可多而不顧供億之難
司錢穀營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少而不顧星火之急卽科道各官事必盡言
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事有緩急須身在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
者之籌策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
臣以必不可言惟必不可言乃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患其少耳臣原無他長獨
有眞念其有梟格不行仰干名法者容臣執三尺以入告皇上將天下警心迅
霆頓破沉陰是臣之志也又敬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
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
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其一種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

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兼壞天下臣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皇上勑厲臣工共奉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材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例以徇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幹蓋郡邑尙可搜括儲待而廉乃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爲急至於武吏不拘曾在戰陳曾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

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麤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拘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靡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鄉者劉綎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既得其人便當以遼事付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闢入俟兵力之厚爲恢復城堡有所復卽以畀其人略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遼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餉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爲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何能爲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營可八千有奇建營之法卽以陣法爲之令什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有爲

親軍而老弱拊營姑任之爲老家如宋初升籍之法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不憂其徒衆而易譁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挈持綱領勿循格套以提掇營將之精神則京兵可強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爲陵京重鎮爲山海後勁不可再設巡撫却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鎮爲鎧脚之勢爲皇上護此雄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略倣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爲各城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義民安插流傭兵卽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錢糧近畿三百里內發數萬金儲米豆爲備備而不用可平糶以賑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西戚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涿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

用無哆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限胡馬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行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尙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姑務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皇上之法凌夷蠹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遜皇上之心動必諧衆人之意老成長慮却顧身名不爲皇上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皇上亦何取於臣哉當是時奴警日亟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蜩螗沸羹聚族分部莫適爲公家計公旣以法斷自任乃上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並讞以結正朝士之庇護經撫分左右袒者請逮給事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致寇者請詰責募兵監軍諸臣以次究問以警有位之骯髒者公所彈治或時所譽望及抗章推薦公者人或以謂公公曰法

者天下之公也吾輩先置身於法中然後可出其身爲朝廷明法若以其讎而入之親而出之毀而伐之譽而捨之壞法實自我始何以信天下奏上詔如公所請舉朝聳然始知有國法而側目怨咨者亦多矣招兵之議起勳戚爭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勳臣總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強兵舍見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核之曰王韶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儕事恐其爲權門之藉託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昺公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尙有參差本官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類也兵部尙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尙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虜種族部落西虜亦愛之然實無他才略用漢財物啖虜煦煦相媚說而已至是欲用一百二十萬以撫西虜藉以禦奴象乾老矣聊用以羈縻顧望幸得解去而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虜以襲廣寧象乾惎之曰得廣寧不可守也爲

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鋪工四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而麗譙亭障不與焉關門僚佐袁崇煥沈繁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以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車就道陞辭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先後控辭疏辭五口辭二皆不許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公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公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即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即舊城之趾也舊城之品坑地雷將爲虜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虜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公曰若是則虜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公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虜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爲全

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溝二十里以限胡馬公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今將踐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閑堂奧畿東有寧宇乎關門諸遼佐俱從在晉數目之頗倚以爲助公出襄中揭帖眎之曰諸君皆以爲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晉語塞而止是時關門議防守未決閣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在晉堅持不可主守中前而逃臣張應吾邢慎言力佐之公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在晉固止之曰關外西虜充斥元老出脫有不虞當關者何所逃死公笑而不許則涕泣告哀於幕僚乃抵中前所而止公出關毳幙氈車雜駕岡阜駝馬滿野腥羶撲人絲關門至寧遠皆曰西虜爲防守而時以劫殺報乃知守邊助順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